

25.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神父致本 会洪若翰神父的信

(1704 年 8 月 20 日于北京)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记得您离开中国时曾委托我每年都把我们的磨难和慰藉告诉您。感谢上帝，我原本真想跟您倒倒苦水，然而让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己喋喋不休地诉苦并不总那么妥当；对他们来说，只要上帝对此惠予考虑，那就足够了。因此，请允许我只说可让您高兴和感动的事。

我先从我们教堂隆重开堂说起；1703 年 12 月 9 日，此事终于实现了。正如您知道的，1699 年 1 月，皇帝批准张诚神父在宫墙内皇帝给我们的这片开阔地上兴建教堂。稍后，这位君主又派人问宫中所有传教士是否愿意像对待一项善举似的为兴建教堂做点贡献——他本人也愿为此出一份力。随后，他给每人发了 50 金埃居，同时示意这笔钱应用于此。他还提供了部分材料并任命官员督造。开挖地基时，我们只有两千八百利弗尔，其余经费就指望上帝了。仁慈无边的上帝没让我们失望。这座教堂的建造和装饰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是东方最漂亮、最正规的教堂之一。这里我不打算向您作精细描述，而只说个大概。

人们首先进入宽 40 法尺的一个院子，两侧是十分匀称的两座建筑，即两个中国式大厅：一个用于修会及初学教理者的教育，另一个用于会客。会客厅中陈列着路易十四、法国大主教及历代君主、西班牙摄政王、英国国王及其他许多君王的肖像，还有数学仪器和乐器。为让普天下都知道法国宫廷的豪华，我们还在这里展出从已出版的书籍中收集的精美雕刻版画。中国人以极大的好奇审视着这一切。

教堂位于院子尽头。它长 75 法尺、宽 33 法尺、高 30 法尺。教堂内有两排柱子，每排各有 16 根漆成绿色的半圆柱；下方一排柱子的底座是大理石；上方一排的底座是金黄色的，柱头、柱顶盘上楣、中楣和下楣的小线脚也为金黄色。檐壁上好像有一些着色饰物；顶饰的其他构件上了釉，色彩因构件突出度不同而异。教堂开有 12 扇宽大的拱形窗户，每侧 6 扇，使堂内十分敞亮。

天花板全由绘画组成。它分三部分：中间绘有开阔的苍穹，布局绚丽多彩；几根大理石柱子支撑着一排拱廊，拱廊上有精美的栏杆；柱子本身置于另一排构思巧妙的栏杆之间，旁边是摆放得当的花盆；人们可以看到上帝高高地端坐于云中，手中握着地球，下面簇拥着一群天使。

我们徒劳地告诉中国人这一切全是画在一个平面上的，但他们无法相信这些看似笔直的柱子其实并非如此。的确，透过拱廊与栏杆柱子间进入的光线被处理得如此巧妙，以致极易让人产生错觉。这幅画出自杰拉尔迪尼先生（Gerardini 意大利画家）之手。

苍穹两侧是两幅椭圆形的充满欢乐令人愉悦的油画。祭坛后部放置的装饰屏上与天花板一样也有绘画；两侧的远景画使教堂更显深远。看中国人走到这里参观被他们称为祭坛后面的教堂这一部分真是一件乐事。到达这里后，他们止住脚步，倒退几步后再走上前来，然后用手摸摸，以便验证这里是否真的既没有升高也不能再往深处走。

祭坛比例适当。当上面摆满我们从欧洲带来的路易十四的丰厚捐赠献礼时，它仿佛成了一位伟大国王为万王惟一共主所立的祭坛。

虽然我们费尽心力，教堂直至去年 12 月初才开放。我们选了一个星期日举行仪式。耶稣会东方巡回使闵明我（Grimaldi）神父在许多不同国籍的传教士陪同下前来为新教堂庄严地祝圣。12 名身穿宽袖白色法衣的讲授教理者举着十字架、烛台、香炉及其他圣器。两名身穿法衣、身披襟带的神父走在主祭两侧，其他传教士两人一排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大批被虔敬之心吸引而来的基督教徒。

祝圣结束后，所有人匍匐在祭坛前；排列在至圣处的神父和大殿中所有基督徒都频频以前额触地。然后，张诚神父——我们可把他视为这座新教堂的创立者——在副祭和副助祭协助下主持弥撒。大批基督徒领了圣体；大家还为非凡的施恩者路易十四这位基督教国王祈祷，闵明我神父在弥撒结束时作了感人的演说。庆祝活动以大批初学教理者接受洗礼告终。圣诞之夜的弥撒同样隆重，同样受信徒们赞助。倘不是中国乐器（它们有种我难以名状的乡间气息）让我想起自己置身于外国传教区，我真以为自己身处享有宗教自由的法国腹地。您无法想像有多少要人前来观看这座建筑；所有人都在祭坛前频频跪拜；不少人开始学习而且喜欢我们的宗教，使人有理由相信他们日后会信仰宗教。

如果我们不幸地眼看着这项工程遭到破坏，那我们该多么痛苦！因为这项工程使我们宗教甚至在一个非基督徒君主的宫殿内也受到了喝彩。然而就在它完工后两个月，我们就遇到了这种危险。事情是这样的：

1704 年 2 月 12 日，在太子殿下宫中制作数学仪器的陆伯嘉修士奉命把几件铁制品涂成蓝色。他作为基督徒对此深感为难。第一件物品呈戒指状，第二件是圆形刀剑护手，第三件像剑柄上的球饰，第四件是尖头四棱锥，但顶端已磨得很钝。这些物品对我说明问题是必需的。

此皇太子为康熙二子允初，康熙十四年立，四十七年废，四十八年复立，五十一年复废。——中译注

我当时就在陆伯嘉修士工作的屋子帮他改进几件仪器。担任我翻译的白晋神父也在场；他仔细端详这些铁制品后对我说，他担心这些东西是偶像崇拜器具上的零件。我多次问他凭什么产生这一怀疑，他只说它们像偶像崇拜者使用的节杖上的零件。但我认真察看后却只发现上面有几朵雕刻得并不高明的花。

这时，皇太子身边的领班太监令我们尽快给这些铁制品上色。我们则请他向皇太子说明，在我们对他送来的这条鞭（pien 这是人们对此类节杖的称呼）的用途的疑虑消除以前，我们难以从命，因为我们担心这是佛鞭或别的偶像崇拜的器物，而有了这种疑虑，我们是不可能工作的。太监反驳说这条鞭是太子专用的，根本不会用于偶像崇拜。白晋神父答道：“不过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条鞭很像是高出其他神灵一等的守护神所持的兵器，百姓们似乎认为这种兵器可防御魔鬼。而依我们宗教的原则，我们不能做这种事，否则就会对上帝犯下大罪，公正无私的太子也不会这样要求我们。”

太监对我们宗教职责所知甚少，而且因我们不顺从而感到不快，因此不解释白晋神父的疑虑，而把我们当成顽固不化忘恩负义之人。他甚至竭力向我们表示，皇帝对我们恩宠有加，新近还让我们在宫墙内建造了献给上帝的教堂，因此，以捕风捉影的挑剔来拒绝他儿子的小小要求是不合时宜的，在此情况下，即使它确是佛鞭，我们也应服从皇太子。然后，太监在责备中又添加了威胁，向我们展示了抗命可能带来的麻烦。

我们答道，皇上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对他的恩德我们感激涕零，我们极感谢他对我们圣教的保护，正如我们至今所做的那样，在任何别的情况下我们都准备服从他，不管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我们甚至把他愿意接受服务视为我们的荣耀；然而，即使会失去他的恩宠并遭到最可怕的惩罚，人们永远不能让我们做任何有损宗教纯洁性的事。

听了这一毫不含糊的声明，太监以各种礼貌客气的方法竭力说服我们。他告诉白晋神父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这条鞭与佛及其他偶像全无关系。陪同太监的人中有一人特意对我作了同样保证，还

说皇帝本人也有相似的一条鞭。

由于我们知道官员是如何讨好皇帝和太子的，因此仍不愿相信他们的证词。于是我说，既然是太子的，那就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清楚其用途了，他不难消除妨碍我们工作的疑虑，如他愿意亲自向我们解释这一兵器的用途并保证无论他本人还是其他中国人都不要把它派作别的特殊用途，我们就马上服从他。我们的确相当相信太子的真诚，只要他证实这一点，我们便不再怀疑。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提出这种要求！”太监又开了腔，说着转身就走，回禀太子去了。所有听到这场谈话的人都认为我们完了。过了一会儿，有人通知我们进宫解释自己的行为。官员在途中的态度使我们断定太子本人也不会给我们好脸色。我首先赶到，一见他我就按例磕头。他站在院子中间，靠近厅堂门口，满脸怒容地看着我说道：“难道要我亲自下令才会服从吗？你们知否抗命不遵依法该当何罪吗？”然后，他对站在我后面的白晋神父说道：“你知道我用的这种兵器吗？这叫鞭，它只为我所用，它既不用于佛事也不用于任何神灵，也无任何人把它派作别的特殊用途。还要我作进一步说明来让你放心、让你打消无根据的忧虑吗？”

白晋神父以为可以陈述怀疑的理由而不至于冒犯太子。但太子认为他还在从中作梗而不肯相信他的说明，便忿然对他说了几句就打发他到戏馆里察看，因为那里几位上场的戏子手中所拿的鞭与皇太子那根十分相似。太子说道：“让他看看，我们用做道具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法器。”

白晋神父从戏馆里回来后，皇太子问他最终是否有所醒悟。神父答道，他看到这种鞭可派不同用场，但由于曾在某本中国史书上读到，有人把类似器具用于我们宗教所憎恶的场合，因此他有理由担心这条鞭也属此列，也担心百姓们对这类兵器的作用仍有明显误解。

白晋神父的一再坚持使皇太子极为震怒，他以为传教士想以某种离奇的或是莠民的力量来对抗他的权威。因此，他以严厉的口吻对神父说道：“你区区一个外国人，却自以为比我、比所有自幼就未

受过其他影响的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的情感和习俗？不过我声明，无论我还是中国百姓，我们都不承认这类节杖有任何特殊作用，也没有任何类似的偶像崇拜器具。既然我向你做了保证，那么，当我命令你工作时，还有什么捕风捉影的挑剔能让你停下呢？佛和其他偶像都是着有服装的，这会妨碍你们穿衣服吗？尽管他们有庙宇，但你们不也为上帝盖了教堂吗？我们不责备你们眷恋自己的宗教，却有理由责备你们对自己无知的事情固执己见。”

说罢，太子就出去向皇帝报告事情始末了。与此同时，他下令立即把北京三座教堂的传教士全部召来。我赞赏而且终身都赞赏这位崇拜偶像的太子即使在盛怒中也未说一句反对基督教的话，尽管当时我们只担心宗教遭到破坏，这是他尊重我们圣教的明证。

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人们把我们遣返住地，只有白晋神父一人奉命留了下来。因此，他像囚徒一样在让他藏身的芦席窝棚里度过了冰冷刺骨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有人告诉我白晋神父被判了苦役。我告诉他们，这位神父因不愿背叛信仰而死将十分荣幸，但既然错误是三人一起犯下的，那么，要惩罚就应三人一起惩罚。

与此同时，我见到了太子跟前的太监。他代表太子来问我们，他表盒上雕刻的所罗门的节杖与他的鞭是否是一回事。太监对我们说道：“你们国王有鞭，你们并不因此而气愤，但太子的鞭却让你们害怕，这一区别从何而来呢？”于是，我告诉他什么是我们国王的节杖，还向他解释了刻在表盒上的所罗门仲裁的故事。最后，将近八点时，三个教堂的传教士都来了；张诚神父已把事情始末都告诉了他们。

一位对宽容基督教的敕令贡献良多的赵（Tchao）姓官员在远离太子寝宫的一个地方把我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在那里，他当着领班太监及其他许多人面对我们大致讲了以下的话：“你们激怒了最好

这些传教士的挑剔至少可证明，他们并未像有人指责的那样纵容偶像崇拜。——原注

的一位王子，他命令我立即按亵渎君主罪追究白晋神父的错误。如你们不能令他满意，我就亲自到大理寺控告罪犯，让他依律受到严惩。你们是外国人，皇帝的仁慈是你们惟一倚靠。皇帝保护你们，允许你们传教，因为这种宗教是合乎道德的，它只让人们做合理之事。无论在宫中还是在外省，皇帝什么好处什么荣誉没有给过你们啊！但白晋神父却肆无忌惮地反驳皇太子，而且不管太子如何好心地向他保证和说明，他依然固执己见对抗太子，似乎他怀疑太子的正直和诚意。我请你们评判他的罪行并说说他该受什么惩罚。闵明我神父，请您回答，您在所有教士中地位最高，您对此有何想法？”闵明我神父对这些责备早有预料，而且在审视一切后不赞成白晋神父固执抗命的做法，因此答道，白晋神父不尊重太子的意见和权威确实犯了大错，有鉴于此，他从此不配再在陛下和殿下跟前露面。

赵姓官员没回答闵明我神父的话，转而对白晋神父说，皇太子以太子身份起誓，那根鞭绝不是佛或神灵的节杖，如神父知道相反的事，那就在地上画个十字架，让他凭十字架起誓。白晋神父表示服从太子看法。官员又说：“如您承认错误，那就像罪人一般伏地磕头吧。”神父立即照办。于是，官员前去报告皇帝。

我们为这位官员刚才以皇帝和太子名义（因为我们很清楚官员的话无一字代表他本人）给予我们圣教的公开证词而赞美上帝，这一证词是我们以鲜血换来的。这位仅因顾忌舆论才未信基督教的廷臣十分重视这一证词，他知道我们对此极为关注，因此他不止一次地重复它而且以庄重的语气和神情予以宣布，从而使它具备了 we 希望的权威性。

过了一阵，另一位官员又向我们确认了皇太子对宗教有利的这一证词；他代表太子对我们说了如下令人快慰的话：“怎么能怀疑我存心欺骗你们、让你们亵渎我认为合乎道德的宗教呢？要知道这种想法与我的太子身份是不相称的，而且你们在整个帝国也很难找出如此行事之人——此种做法只适于缺乏道德之徒。我如此气愤，倒不是为那根鞭，对此我并不介意，而是因为有人侮辱了我，由于这种

侮辱来自我所器重之人，所以我格外痛心。”

尽管太子三番四复地作了足以令我们完全释疑的声明，我们仍进行了调查，还请人详察与这根鞭有关的各方面问题，但从中未发现迷信迹象。它只是太子及皇帝本人用来以鞑鞞方式舒展双臂的器具。

这时，白晋神父将被斩首的风声传开了。闵明我、安多（Thomas）、张诚及徐日升（Pereira）诸神父在与几位当官的朋友商议后晋见皇帝，以此表示，白晋神父对太子不恭，他们为此十分愤慨。

陛下答道，他很高兴他们承认错误，他在使用传教士的四十余年中从未想过让他们做有违宗教的事，因为他认为这一宗教合乎道德，当需要他们服务时，他事先就了解他们是否会对他吩咐的事感到为难，他甚至对事情认真到一丝不苟的地步。陛下说：“朕宫中有个女子竖琴弹得极好，朕曾想让精通乐器的徐日升神父评判她的技艺，但注意到神父们的敏感，朕担心会被神父拒绝。一度朕想只要在俩人间隔一道帷幔，神父可能不再会为难，但朕仍怕这种办法会使他不快。于是，几个廷臣建议朕让这名女子穿上男装，而且答应绝对保密。为满足好奇心，朕真想这样做啊！但经考虑，朕认为不该欺骗一个信任朕的人，于是就放弃了这一娱乐，因为朕不想给传教士履行职守造成任何麻烦。”

陛下接着说道，有一位他十分器重的大喇嘛曾求他让杰拉尔迪尼先生给他画一张像，但陛下担心这位基督徒画师会产生反感，因此拒绝了大喇嘛的要求。陛下还说，我们传教士中有的人寡信多疑，他们对中国不够了解，因此什么都怕，甚至无中生有地在无任何迹象的地方看出了宗教问题。最后，陛下指出，既然白晋神父认了错，那么，只要别让他再当太子译员就算惩罚他了，尽管如此，他仍可放心地留在我们修会之中。

神父们按例跪在地上连磕了九个头以感谢皇恩，随后又在太子门前照此办理。这样，在五天时间里令我们如坐针毡的风波就结束了。

多亏上帝，虽说经受了这次短暂的惊吓，但只要上帝的事业不受阻挠，我们修会日后仍可指望在教化中国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您留下的三十名耶稣会士中有十二人已不再需要中文教师，他们的中文阅读能力令人吃惊。江西宗座代牧主教达斯卡隆（d'Ascalon）主教惊诧于本省神父们文字方面的进步，因此给其中多人写信表扬。

这位高级教士曾请总会长派一位资深教士当他助手，以分担该省（这是中国最美的省份之一）部分教务。由于助手不是显职却有责任，因此我们让江西的法国耶稣会士不要拒绝一位毕生传教的主教按上帝旨意指定他们承担的工作，以便减轻其负担。山西宗座代牧主教张安当（Pousatery）神父也提出了同样要求，而担任安德烈维尔（Andreville）主教和宗座代牧主教的杜加禄（Turcotti）神父不久前则已经挑选了一名助手。

皇帝今年给我们的恩典为宗教带来了许多荣誉。一场水灾使山东省出现了普遍饥馑。陛下令廷臣捐资赈灾，并委派专员负责这一善举。但大部分灾民依然流落京师觅食。

陛下对官员们起了怀疑，便召见了我们四位神父。他说，既然我们出于仁慈的动机而到中国，那么，根据宗教精神，我们更应为助贫出力，因为助贫是宗教要旨。他给我们两千两银子买米，然后在我们宽阔的墓地里赈灾。他希望我们也能减轻大批灾民痛苦而做力所能及的贡献。传教士们感激地接受了这项命令，而且认为自己也应节衣缩食挤出五百两银子用于施舍。

负责布施的苏霖神父和巴多明神父让人准备了炉灶和大锅，然后又买了米、洁净的大瓷碗及当地产的咸菜——因为这样才能中和淡而无味的米饭。穷人们见到信号便井然有序地进入施舍场地，男人一边女人另一边地集中于指定位置。然后，我们让他们依次进入一条狭窄的通道，领取自己的一份食物，带到指定地点退在一边食

意大利传教士，1696年10月22日任贵州宗座代牧主教，创建了贵州传教区。——中译注

用。一批人吃罢，我们就收拾餐具洗涤干净，再让另一批穷人按同样秩序食用。

城内最重要的基督徒们轮流来为穷人提供感人的服务：他们收拾餐具、维持秩序，而且对每个穷人都要安慰几句。受好奇心吸引前来观看这一情景的官员和宫中太监见这里没有警卫人员帮助却秩序井然，食品是那么充足，尤其卫生状况又好得让中国人如此羡慕，都不禁深为叹服。他们感到惊讶，这些因出身高贵或广有钱财而惹人瞩目的杰出人物居然如此混迹于穷人之中，甚至为他们提供吃饭的筷子并像对待客人似的陪送他们。噢！他们大声说道，这种使人如此仁慈又如此谦逊的宗教是多么好啊！人人都成了我们的歌颂者，甚至和尚也不例外，因为每天有近百名和尚与其他穷人一起接受我们的施舍。这样，在四个月内，我们每天都要养活千余名穷人。

即使我们因这笔开支而长期感到拮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也毫不后悔；相反，我们为此不断感谢上帝，求它经常为我们提供类似的使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齐声共赞上帝英名的机会。您不必为讲授教理者人数减少担心，我们宁肯省下最必需之物也不愿舍弃对教化中国人如此有用的办法。您知道，我尊敬的神父，这就是我们惟一关注的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如此感激那些通过向这一新生教派捐赠而对拯救众生热忱地做出了贡献的人们——这对拯救他们自身灵魂也大有裨益。对您神圣的奉献，我谨表敬意。

26. 耶稣会传教士骆保禄神父致本会苏霖神父的信^①

(1704 年 11 月 5 日于中国河南省会开封府)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我在 Kaei-te-fou 疑为开封府之误——中译注) 洛阳及 Fou-Ke-ou-Kien 等地用了两个月时间巡访基督徒 (上帝仁慈, 宗教正在这些地区日益确立起来), 回来后有幸读到了您赐予的两封信。谢谢您告知我您的健康状况而且让我得知您在档案资料中令人高兴地发现了澄清事实至为重要的文件。^②

① 这封信原文是葡萄牙文, 由编者译为法文。——原注

② 这里所说的文件的原件是 1704 年 7 月 30 日在北京学院 (Collège de Pekin) 档案馆发现的。在华耶稣会士把原件让一位宗座代牧主教和北京主教的秘书过目后就北京刊印了这些文件。它们是以葡萄牙文撰写的, 目录如下:

1. 多明我会修士多米尼克·纳瓦雷蒂 (Dominique Navarrette) 神父 1669 年 9 月 29 日致在华耶稣会副省会长何大化 (Antoine de Govea) 神父的信。这封信件译为法文后刊印于《就中国人尊孔祭祖问题对曼恩公爵所作的说明》第一版, 第 275 页。(转下页)

至于此地人所称的挑筋教 (Tiao-kin-kiao) 徒, 我认为他们是犹太人; 为寻找《旧约》, 两年前我曾去拜访过他们, 但因我毫无希伯来语知识, 困难很多, 我怕劳而无功, 便放弃了这件事。然而, 自从您希望我了解这些人后, 我就服从了您的命令, 而且尽量仔细、严格地从事这一工作。

我首先向他们表示友好, 他们回之以礼, 还殷勤地前来看望。我也到他们的礼拜所 (犹太会堂) 回访; 他们全都聚集在那里, 我与他们做了长时间的交谈。我见到了他们的碑文和匾联, 它们有的以中文写成, 另一些则以他们的文字写成。他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经 (宗教书籍), 还让我进入教堂中连他们自己都不得入内的最秘密的部位。因为这是掌挑 (Cham-Tiao , 犹太会堂主持) 专用之地, 他也需毕恭毕敬方能入内。

几张案桌上摆放着 13 个圣幕 , 每个圣幕四周皆围着低矮的幔幔, 里面各有一部神圣的《摩西经》 (《摩西五经》)。12 个圣幕代表以色列 12 个支派 第 13 个代表摩西。经文写在长长的羊皮纸上, 然后卷在滚筒上。承蒙教堂主持允许, 我请人移开了一个圣幕边上的幔幔, 还展开了一卷羊皮纸。字迹显得整洁清晰。其中一卷经文是

(接上页)

2. 1642 年 4 月, 耶稣会神父在浙江省会杭州集会时定下的几个要点的抄本。此件以法文刊印于同一说明第 278 页。

3. 在华耶稣会副省会长何大化神父对多明我会修士纳瓦雷蒂神父前两次信件的复函。此件以法文刊印于同一说明第 284 页。

4. 多明我会修士多米尼克·玛利—德·圣皮埃尔 (Dominique-Marie de Saint-Pierre) 神父 1669 年 10 月 4 日致何大化神父的信。此件以法文刊印于同一说明第 293 页。人们可在 1698 年阿尼松书局刊印的《中国皇帝发布宽容基督教教令始末》一书结尾部分看到这一说明。

5. 澳门主教区区长、圣奥古斯丁修会修士米歇尔·德·安琪利斯 (Miachel de Angelis) 神父就纳瓦雷蒂神父从广州监狱出逃一事致何大化神父的信。

6. 唐纳—瓦斯科—巴博沙·德梅洛 (Dona Vasco Barbosa de Mello) 1680 年 12 月 16 日对纳瓦雷蒂神父书中几处错误所提出的反证。后两份文件尚未译成法文, 也未在欧洲刊印。——原注

状如古犹太人在沙漠中搭的帐篷, 用以存放圣约柜和圣物。——中译注

从黄河大洪水中幸运地抢救出来的，这场洪水淹没了该省省会开封府。由于经文受潮，字迹模糊，这些犹太人便请人抄了 12 份，小心翼翼地放在我刚说过的 12 个圣幕之中。

教堂中另外两个地方可看到好几个旧时的箱匣，里面仔细保存着大批散经，犹太人把他们称作“大经”(Takim)的《摩西五经》的内容分散在这些散经里；箱匣里还有记载他们律法的另一些经书。这些书专用于祈祷，他们给我看了几本，我发现它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有的是新书，另一些是旧书，甚至已呈半残破状。所有这些书籍都被当成金书银书一般悉心保存着。

教堂中央是一个高大壮观的讲道台，上有绣花垫子。这便是摩西讲道台。每逢礼拜六及重要节日，犹太人把《摩西五经》供在台上朗读。教堂里还有一块“万岁牌”(Van-sui-pai)，上书皇帝姓名，不过既无塑像也无画像。他们的教堂面向西方，祈祷上帝时也面朝西方。他们把尊奉的 Dieu 称为“天”、“上天”、“上帝”、“造万物者”以及“万物主宰”。他们告诉我这些称呼取自中国书籍，用以表示上帝。

走出教堂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厅，我好奇地进去看了一眼，只见里面有许多香炉。他们说这是纪念圣人及他们律法中重要人物的地方。厅堂中央最大的一个香炉是献给他们律法创始人、族长亚伯拉罕的。然后是献给以撒、雅各及后者 12 个孩子的——他们代表以色列 12 个支派。另一些香炉则献给摩西、亚伦、约书亚、以斯拉及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其中有男有女。

离开厅堂后，他们把我们带到客厅交谈。由于我那本《圣经》后面以希伯来文写有《旧约》各卷的篇名，我就拿给掌教看。尽管字写得并不好，但他仍看懂了意思，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圣经或曰《摩西五经》。于是，我拿着《圣经》，掌教则手持《贝尔西特》(Beresith，这是他们对《创世纪》的称呼)，我们一起核对亚当后裔直至诺亚的年

前文作“掌挑”(Cham Tiao) 此处原文作 Cham Kiao 故译为“掌教”。实际皆指犹太会堂主持人。——中译注

代，发现两者记载完全相符。我们还粗略浏览了组成《摩西五经》的《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及《申命记》的名称和年代。教堂主持告诉我，他们把这五部经书称为 Beresith、Veelese-moth、Vaicra、Vaiedaber、Haddebarim 而且将其分为 53 册：《创世记》为 12 册，《出埃及记》为 11 册，其余三部分均分为 10 册 他们把册称为“卷”。他们给我打开了几册让我阅读，但因我不懂希伯来文，所以成了徒劳之举。

我问他们《圣经》其他各卷的篇名，教堂主持泛泛回答说他们只有其中几卷，有的篇章他们没有，另有一些他们不知道。几个在场的人补充道，有些书籍已在那次黄河洪水中丢失了。为确认我上面转述的事，学会希伯来语看来是必需的。

使我更惊讶的是，先前一些犹太教教士把许多可笑的无稽之谈与《圣经》中确凿的事实混为一谈，甚至在《摩西五经》中也有此类情况。在这一方面他们对我说了些极荒诞的事，不禁受了我的取笑；这一切使我怀疑，这些犹太人很可能是犹太教法典信奉者，而且曲解了《圣经》原意。他们中只有一人熟悉《圣经》和希伯来文，因此能理清这团乱麻。

另一件事坚定了我的怀疑，因为这些犹太人还告诉我，明朝时的费尔德（Fi-lo-te 即 Figueredo）神父及清朝恩理格（Ngen-li-ke 即 Enriquez 神父（这里的人对他们保留着崇敬的回忆）曾多次到他们教堂与他们讨论；然而，这两位博学者却不屑于要一本他们的圣经。这使我觉得，他们认为这些经文已被犹太教法典信奉者所曲解，因此已不再像耶稣基督降生以前那样准确可靠了。

被中国人称为挑筋教的这些犹太人不管是不是犹太教法典信奉者，都还保留着《旧约》中许多仪式。例如割礼（他们说这起自亚伯拉罕族长时代，这倒是真的），又如逾越节宰杀羔羊以纪念走出埃及和过红海而不湿鞋，最后还有安息日及旧律法中的其他节日。

据他们说，第一批犹太人是汉朝 时到中国的。起初有许多家族 后来有所减少 如今只剩下七个家族 族姓如下 赵、金、石、高、张、李及艾。这些家族相互联姻，却不与回回即穆斯林混在一起；无论是经文还是宗教仪式，他们与回回均毫不相干，甚至连胡子都梳理得别具特色。

他们仅在河南省会才有自己的礼拜所。我在那里没看到祭坛，只有摩西讲道台、香炉、一张桌子、几个大烛台及蜡烛。他们的教堂与我们欧洲教堂有某些相同之处；它分为三个殿，中殿设有香桌、摩西讲道台、万岁牌以及我上文说过的用以保存 13 套摩西圣经的圣幕。圣幕是拱形的，中殿就如同教堂的祭坛，另外两个殿分别用于祈祷和敬奉上帝。我们在教堂内部走了一圈。

由于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中均有获得过功名的读书人，我就冒昧问他们是否敬奉孔夫子。包括他们首领在内的所有人都告诉我，他们和中国不信基督教的文人一样敬孔，而且与他们一起参加在重要场合举行的正式仪式。这些犹太人还告诉我，每年春秋两季，他们像中国人习惯的那样，要到教堂旁一个厅堂里祭祖。祭品中没有猪肉，但有其他动物的肉；举行普通仪式时，他们只献上几碗菜和果酱，不过也要点香、鞠躬或磕头。我还问在他们住宅或祠堂里是否有供奉祖先的牌位。回答是他们既不用牌位，也不用画像，只用几只香炉。不过当官者另当别论，这些人去世后，人们要在祖堂设立牌位，上书其姓名和官职。

至于他们用以表示上帝的名称 我上文已对您说过 您在我让人抄录的他们的碑文匾联中可更清楚地看到 我会寄给您的 希望您从中获得满意的解释。关于他们的圣经 我会向他们借的 因为我看他们是打算借给我的 我同样将请人抄录。如您还需要别的东西 请告诉我。

在自黄帝以降（即自耶稣基督降生前²⁶⁹⁷年至今）统治过中华帝国的 22 个家族中，汉王室是第五个也是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因为它为中国提供了²⁷位皇帝，而且统治该帝国达⁴²⁶年之久（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原注

附言：请您注意，我尊敬的神父，这些犹太人把他们的律法称为以色列教 (Yselals-kiao)^①。他们告诉我，他们先祖来自名叫犹太王国的一个西方王国，这个王国是约书亚在离开埃及、越过红海和沙漠后建立起来的，从埃及出走的犹太人有六十万。

他们对我谈到了《士师记》及大卫、所罗门、以西结^②(据说他复活了枯骨)和约拿^③(他曾在鲸鱼腹中呆了三天)等人的书籍；由此可知，除《摩西五经》外，他们还有许多别的经书。

他们肯定地告诉我，他们的文字有 27 个字母，不过通常只使用 22 个。这正与圣耶柔米所言契合，因为他曾说希伯来人有 22 个字母，其中 5 个另有变形。我问他们如何以中文称呼其律法，他们说中文里叫做挑筋教，意即他们不吃动物的血，在宰杀动物时挑断其筋和血管以便让所有的血都流干净。

这个名称起初是异教徒给他们起的，不过他们很乐于接受，以此区别于被他们称为 Tee-mo 教的穆斯林。他们自己称其律法为“古教”或“天教”(即上帝的律法或以色列律法)。礼拜六这一天他们不升火，也不烧煮任何东西，这一天所需之物礼拜五就准备好了。在教堂诵读《圣经》时，他们以透明面纱蒙面以纪念摩西，因为摩西从山上下来向众人宣布十诫和上帝律法时就是蒙着面纱的。

我忘了告诉您，除《圣经》外，这些中国犹太人还有旧时犹太教教士写的其他希伯来文典籍；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些被他们称为 San-tgo 的书中充满了无稽之谈，不过却记载着至今仍在使用的礼仪。他们对我谈论天堂和地狱，但看不出有什么见识，所谈内容很像 是从犹太教法典中搬来的。

我对他们谈了《圣经》中的弥赛亚，他们对此十分惊讶。我告诉

① 明代称为一赐乐业教。——中译注

② 公元前 6 世纪希伯来人四大先知之一。——中译注

③ 公元前 8 世纪希伯来人十二个小先知之一，据《圣经》载，他在一条鲸鱼腹中呆了三天后又神奇地复活了。——中译注

④ 即 Saint Jérôme 约公元 340 至 420 年 此人曾校订拉丁文《圣经》。——中译注

他们弥赛亚名叫耶稣；他们答道，他们的圣经中也提到了一个名叫耶稣的圣人，是西拉之子，但他们对我所讲的耶稣则茫然无知。

我尊敬的神父，这便是我从这些中国犹太人那里听到的一切。其中确凿无疑而且您可以相信的有以下几点：一，这些犹太人敬奉天地的造物主 称其为“天”“上帝”“上天”等等 这在他们先前的牌坊、牌匾及铭文中有明显表现。二，他们中的文人与不信基督的其他中国人一样始终坚持尊孔。三，您从我寄上的他们先前的碑文匾联中可亲眼看到，他们肯定在祖堂里以中国通用的仪式祭奠死者，不过没有牌位，因为他们不准有画像及类似物品，所以不用牌位——这一切他们曾众口一词对我说过。四，可以肯定，他们的碑文匾联中谈及了他们的律法（他们称之为以色列律法）、他们的起源、他们的久远、他们的谱系，还谈及他们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 12 个支派、立法者摩西以及亚伦、约书亚和以斯拉；最后还谈及他们的圣经，即得自摩西的《摩西五经》，它由五卷经文组成，即 Beresith, Veelesemoth, Vaicra, Vaiedaber 及 Haddebarim 当它们合在一起时 他们称之为《托拉》而圣耶柔米则称之为《多拉》^①。

关于前文所说的这些犹太人来华定居的时间以及碑文匾联中的内容，您可以视为是确凿的。另一些事情是我听他们口述才知道的，而且只是为让您高兴才写到了信里，因此，使用这些材料须慎之又慎，因为我在交谈中发现这些犹太人不大可靠、不可过于相信。

^① 《托拉》(Taura)、《多拉》(Tora) 在法文中发音相同，为表示区别，中文分别以“托”“多”两字表示。——中译注